

# 在世界名作中亲临“自然”

■本报记者 朱永安

成立于1870年的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广为人熟知,因其遍及世界各地的收藏和影响力而被誉为“真正的全球博物馆”。如今,这座拥有近300万藏品的著名博物馆,精选馆藏中的127件顶级艺术珍品来到了中国。

2月1日,“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在京开幕,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新年将至时推出的国际交流大展,让首都观众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伦勃朗、德拉克洛瓦、莫奈、雷诺阿、塞尚、凡·高、高更、透纳、霍普等人的杰作,以及多位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艺术大师的作品,向中国观众展现古往今来的西方艺术家如何理解和表现“自然”。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介绍,这是该馆继与德国三家国立博物馆举办的“启蒙的艺术”、与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瓷之韵”、与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部举办“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展之后,再一次推出的国际交流展。展览旨在通过诸多艺术杰作呈现西方艺术家所描绘的自然,以及由此激发的创作灵感,并借此探讨人与自然这一永恒的主题。

“此前从未有同等规模的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登陆中国,这也是我馆首次以‘自然’为主题组织策划的综合性展览。展览囊括了相关题材的各类杰作,展览贯穿古今,涵盖了4000年来描绘自然景观及生灵百态的经典之作;又横贯东西,从巴比伦文明到现代美国文化都有所涉及,艺术形

态则包括了油画、石料、丝绸等多种形式,整个展览堪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精品的一次巡礼。”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康柏堂说。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表示,此次展览确定的英文主题直译为“大地、天空和海洋——西方艺术中的自然”,其实在理解自然方面中西方有着共通之处,因此展览的中文名称借用了中国哲学家老子的名言“道法自然”。康柏堂认为,人与自然是西方思想和艺术中的重要命题,同时在中国和亚洲的文化中对此也有独特的理解和艺术表现,用老子的“道法自然”来概括和诠释来自西方的艺术十分巧妙,此次展览的珍品也正是针对中国文化和观众而挑选的。

走进中美双方共同设计的展厅,穿过仿制的大理石雕柱,让人有一种身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感觉。“理想化的自然”“人与自然”“自然生灵”“花卉与花园”“镜头中的自然”“大地与天空”和“水的世界”共7个主题以丰富的视角和多种形式呈现了西方艺术世界的自然。开篇“理想化的自然”以艺术家受理想信念或文学典故启发描绘的自然景象为主。那时的艺术家将古典黄金时代的想象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展现出理想的自然图景。其中一些艺术家还将自然的某些形态拟人化,并以人物形象展示出来。例如艺术巨匠伦勃朗在其1654年的代表作《芙蓉拉》中,就以其逝去的妻子撒丝基亚为原型,描绘了主管春天、花卉和爱情的女神的形象。

在“人与自然”章节,自然则充当

了人们生活、劳作的背景,成为人类的故事的舞台。圣人、英雄与凡人都活动于同一舞台之上,农夫、渔民和牧人共同改造着自然的面貌。一件以谷物为题材的古埃及石雕作品生动展示了人类的农耕劳作和生活情态。布雷东的《除草的农妇》、米勒的《秋天的干草垛》画面宁静而饱含诗意。文森特·凡·高在艺术生涯中一直视米勒的作品为检验艺术的标准,此次展出他临摹米勒的这幅《人生第一步》可以表现出这样的观念。高更的作品《沐浴中的塔希提妇女》和雷诺阿的油画《海滩上的人》虽创作于同一年,却是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下女性迥异的生活状态的体现,两相对照,别有韵味。

“自然生灵”中展出的是以动物为主题的,品类十分丰富,几乎涵盖了本展所覆盖的所有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既有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青铜牛头作品,也有20世纪的质地光滑的北极熊大理石雕塑。这些动物作品充分体现了人类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动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被誉为“百兽之王”的狮子形象频频出现在本展的多件作品中,鸟类则作为一个小专题有特别的展现。康柏堂特别推荐了展品中的一件狮形头盔,这件15世纪在意大利制造的头盔,形制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尼米亚猛狮,并非为了战争之用,是近100年来首次在美国之外展出。

在“花卉与花园”篇章中,可以欣赏到画家们赞颂自然,并希望与自然同在的美好意愿。古代埃及与土耳其地区的花卉图案作品,现代艺术家如

路易斯·康福特·蒂凡尼设计的两只风格迥异的玻璃花瓶等,都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从鲜花中获取灵感,并创造性地将花朵进行艺术变形,使得艺术形象不断内化,并以更概括的形式呈现出来。

“镜头中的自然”与其他篇章有所不同,展出的是艺术家借助摄影镜头记录的自然景象。这部分展品的媒介虽然单纯,却涵盖了所有主题,包括山川、花卉、动物与植物。

“大地与天空”部分则集中表现自然景观,尤其是树木、山脉和天空的形象。这里展出的自然景观,意境各异——有的波澜壮阔,有的宁静幽深。康斯坦布尔、霍普等人的名作收录其中,不过最令人瞩目的也许要数文森特·凡·高创作的《柏树》。这幅作品描绘了普罗旺斯的一棵柏树,画面色彩浓烈,充斥着骚动不安的激情。在凡·高看来,这种树“线条和比例与埃及的方尖碑一样优美动人”。陈履生在介绍此次展览时透露,中国观众对于凡·高十分熟悉,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与荷兰凡·高博物馆沟通,将于今年推出凡·高的专题展览。

最后一个篇章“水的世界”聚焦于海景、瀑布、河流和其他水体景观,同时也展现了水生环境中各种鱼类和其他动物的形象。其中一件作品表现的是一只环绕水罐的八爪章鱼,大约制成于公元前1200年,属迈锡尼文化。而约瑟夫·马罗德·威廉·透纳的杰作《威尼斯大运河》则着重描绘了微茫的水面和晴朗的天空,对光线的捕捉与呈现极其巧妙。



睡莲(雕塑) 陈连富

## 身体的发现——陈连富雕塑漫谈

■孙振华



陈连富作品的意义在于对身体的发现,他让人们发现了中国的女性美。这个工作过去我们一直没有做到家。而陈连富则一直坚持在做。在艺术史上,我们看到了无数优美的西方女性;那么,站在中国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有哪些中国女性的身体可堪与之比肩?往深处说,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在人体的问题上,中国还需要启蒙,还需要解放,还需要坦然面对身体的从容心态,还需要把身体真正作为审美对象的气度和宽容。



在人类的历史上,身体的历史是一部意味深长的大书。身体作为生命的本体和物质承载,作为工具和机器,作为语言和符号,它凝聚了太多的社会和历史内容。雕塑家陈连富虽然也做过金属焊接、头像之类的作品,但最有代表性也最有成就的应该是女性人体。

在艺术的表现上,身体是遮蔽还是敞开?是鄙视还是膜拜?都是我们解读人类文化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不同的时代的身体观念、态度、表现方式已经成为人们窥视人类文化的一个特殊角度,这就是——发现身体。所以,在肉体上,在生理学意义上,喜欢女人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当下”的问题;但发现身体重要性,将身体问题提升为一个文化问题,则毫无疑问是一个当下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陈连富将女性身体的表现作为他一贯的研究课题就不再是一个男人喜欢女人的简单问题;也不再是从两性的意义上,对身体本身的关注,而是将身体问题提升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

关注和表现中国女性的身体,也就是发现中国、研究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方式。只有把陈连富的工作放在历史中,放在中国女性身体艺术的发展链条中,才可以充分地发现他的作品的意义。

从20世纪开始,一种西方式的雕塑传入中国,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一种与西方传统密切相关的“人体”塑造的题材和语言方式。在20世纪前期的人体教学中,我们能感到明显的西方女体和东方女体相混合的特点。也就是说,由于刚开始引进,古老而封闭的中国缺乏对人体美的研究,早期的人体作品有概念化的问题,因为它们没有来得及真正展开对中国女性人体的研究。

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很快就被搁置了。战争、革命、救亡,压倒了对女性人体的关注。一种新女性身体语言开始取代中西合璧式的女性人体,这就是红色经典的身体模式。1979年以后,随着人的思想的解放,人的身体也逐步获得解放。女性重新回到了艺术的殿堂。到了这个时候,似乎是到了应该好好研究人体的时候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脚步太快。新的艺术观念和思潮像风一样掠过,艺术家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落后,也担心被淘汰,只好匆匆地追赶一趟时尚的列车。身体又一次被忽略了。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禁忌,而可能是因为没有禁忌。在陈连富稳住精

神,依然以具象的方式、架上雕塑的方式坚持研究女性人体的时候,一种观念的、以身体作为材料的先锋艺术又出现了。这是一种大胆的、带有暴力美学特征的艺术方式。

陈连富的身体研究被夹在了中间,似乎显得不够前卫。

其作品的意义需要正视。他所研究的这个环节恰好是被历史一次次遗弃,而从艺术史、文化史的角度看又不应该被遗漏的环节。

陈连富作品的意义在于对身体的发现,他让人们发现了中国的女性身体。他的雕塑展现的是一种中国的女性美。这个工作过去我们一直没有做到家。而陈连富则一直坚持在做。在艺术史上,我们看到了无数优美的西方女性;那么,站在中国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有哪些中国女性的身体可与之比肩?往深处说,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在人体的问题上,中国还需要启蒙,还需要解放,还需要坦然面对身体的从容心态,还需要把身体真正作为审美对象的气度和宽容。人的身体既不淫秽下流,也不肮脏龌龊。对待人的身体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社会进步和开放程度的标尺,也是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连富没有简单地重复老一辈人的工作,他的女性人体具有明显的当代趣味和眼光。纵观中国仅有的一些女性人体雕塑,过去学院式的创作比较多地停留在结构、比例、体量的层面。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很多“正确的”的女性人体,但是很少看到鲜活的、生动的、性感的女性人体。这当然是由雕塑家的身体观念所决定的。

陈连富的女性人体雕塑,具有直率、坦荡的特点。它的女性细腻、性感,富于肉体的诱惑性和触摸感。他丝毫不掩饰对塑造对象的那种欣赏和赞美的态度。他的女性人体,抛弃了那些空洞的、伪善的关于女性美的教条,直逼视觉的真实。显然,他更愿意将女性还原为女性,将身体还原为身体,将性感还原为性感。

发现身体、发现感性、发现东方式的温润和委婉,一切都渗透了雕塑家个人的情感态度。当他带着自己的身体观察对象的时候,他不是概念地塑造人体,而是让作品还原为一种真实:既是视觉的真实,又是他面对中国女性,在中国女性的身体表现中捕捉东方神韵时的那种感觉上的真实。这种身体的发现使他的人体作品成为当代中国雕塑中为数不多的成功个案。



柏树(油画) 文森特·凡·高



从安康圣母教堂的廊眺望威尼斯(油画) 约瑟夫·马罗德·威廉·透纳



海滩上的人(油画) 奥古斯特·雷诺阿

## 师道通途

■雨山

“中国国家画院雕塑院研究员师生联袂展”近日在大同市和阳美术馆举办,共展出国家画院雕塑院11位研究员的22件作品和其推荐的34位青年雕塑家的64件作品,同时特邀了部分院外雕塑家的33件新作参展,凸显学术的传承与突破,老中青各年龄层次相结合,多种艺术风格面貌并存。

师生联袂是本展特点。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在百余年的跌宕起伏中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数代人之间师生秩序得以建立,教学规模不断扩大,到如今,雕塑队伍蔚为壮观。多以“老”带新,以教授带学生,以先生带后生的展示格局,发现并推出新人新作。此展中多数研究员身居高校教学一线,此展命名为“师道”。师者,老师;师者,学习;道者,自然;道者,天下通途。既有学习问道之意,又有答疑解惑之法。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当是师生新型关系的体现。



杜甫(雕塑) 叶毓山



形态九(雕塑) 项金国